

## 開放文學－科幻寓言－天祿閣外史 第七卷

○至關 徵君如蜀，逾棧道至關，關吏譏而不納。從者慍，徵君曰：「國有禁，是也。」乃館於國門之外，子高私與之贖，徵君覺而佯臥，關吏請入。子高喜以告。徵君曰：「國無禁，吾不入矣。」子高曰：「先生未至蜀之關，驅馳於道路，將以赴也。既至將以入也，關吏譏，則曰：『有禁。』關吏請入，則曰：『無禁。』岑也惑焉。」

徵君笑曰：「子惡知哉！夫先王之設關也，以戒不虞，故負關擊柝皆以其職而事於王。四民非關不由，非譏不入，此先王之明禁也。今吏曰不可入則止，吏曰請入則行，是由吏也，非由禁也。吾聞先王以禁為閔，未聞以吏為關也。出入於吏之口，乞人猶惡之，況賢士乎。夫賢士，國家之巨關也，不軌而遏佞人，驅曠民而制淫族，鎮百姓而寧諸侯，不倚爵而貴，不恃祿而富，其尊莊而顯厚也。如是，汝徒見諸侯之關而不見賢士之關乎？」

子高曰：「夫賢士之顯於時也，必先由諸侯之關，而後使諸侯由其關。不然，雖厲敬義之禁，擊仁智之柝，諸侯不聞焉。不聞於諸侯，何關之為。昔仲尼以仁義為關，周流列國，然猶絕糧於陳，削跡於宋，而不能扼諸侯之關，故退而設關於六經，以防名教。老子以道德為關，猶騎青牛而過函谷，以避周亂。史之文曰：周太史耳，西出函谷關，遇關令尹喜，曰：周將亡乎。蘇秦、張儀以縱橫為關，而顯諸侯，諸侯役之如妾婦。商鞅、申不害以刑名為關，而制黔首，諸侯待之如雞豚。夫蘇、張、申、商之徒皆干謁於諸侯，而後能聘其術也。徐先生之道術，陋蘇張而黜申商，諸侯慕之若酷火之求濟於水，危疾之求瘳於扁鵲也。使先生不由諸侯之關，而資左右以流譽，則雖欲效蘇張之揚眉，而談笑於傾蓋之際，不可得也。今士庶之遠涉者皆擁於關，關吏拒之以待先生，恭亦甚矣。先生以為悍而不入，何弗怨也抑且以為固。弟子不遠千里而從游，為道計也。今遇國不入，宿於關外，是輕身而賤道也。賤道則曲，輕身則戮，先生其若之何？」

徵君曰：「是則然矣，使為士者懷道而見諸侯，諸侯拒而不見，士將去諸侯，又求之於斯時也，士亦復見耶。吾之游於諸侯，非無交也。魯招以玉，齊聘以玄纁，魏招以駿馬，韓招以方圭，秦聘以幣及旌，晉聘以白貂，其交也殷矣。故去巖穴之樂，而與諸侯游也，今蜀招我以寶劍，其文曰利用之器。吾入蜀之疆，與羈靽群，蜀使過而不識，故不得返命，韓王遂不出郭而逆吾，亦唯是好游而不相聞，恐擾其土地，走其耆老。是以潛至於蜀國之關，而關吏辱我以不納，瀆我以無信，跡其所為，諸侯聞之必罪焉。後有治關者，必以吾一人之故而怠其譏，無乃亂禁乎，所以待而不入也。」子高不能對。

徵君曰：「吾將就駕，棲於太白之崗，以觀蜀國之政，待漢室之清，不亦可乎汝愛其師而不愛義，吾其沒身已哉。」

館人以其情通於關吏，關吏匍匐叩頭而告曰：「僕，賤吏也。不能旌大賢之履，實以不恭，久淹高駕，且獲戾於左右，賤吏唯命。蜀王若聞之，以為小人蔽賢者於外，罪無有，賤吏亦唯命。若夫子忘賤吏則生，不忘則死，是賤吏之禍福在夫子也。」徵君笑而不應，關吏知從者之私賂也，出謂子高曰：「僕命寄旦夕，不敢荷子之惠以重罪矣。」乃反之。

時蜀王將田出關，遇徵君之館，徵君鼓琴而歌。蜀王聞之曰：「吾國有賢者至乎？」遂獲徵君以歸。

### ○招賢

徵君疾，使徐洲說蜀王曰：「今天下之王，蜀為雄矣，而士不至於國者，豈賢王有遺行與？」

蜀王佛然曰：「蜀國有名山廣川，賢豪明智之士悉產於茲，奚待天下士乎？」

徐洲曰：「賢王欲以蜀之士為士乎哉此秦始皇逐客之意，而李斯所以強諫而難者也。夫蜀之士，其賢於洲者或眾矣，然天下士豈無有賢於蜀者乎以洲之不才而棄天下士，何賢王之待蜀重而待天下輕乎。此言非所以安蜀壤而匡漢室也。賢王為宗室之首，祿倍於三公，爵貳於天子，勢埒於諸王，據蜀之雄藩以為固，而不能當天下之一面，扶漢室之危弱，其故何與。董氏以陶廁之夫，登廟堂之上，陵劫天子，號令臣庶，污濁社稷，輕蔑王侯。漢室之形譬如垂瓦，扶則暫安，不扶則速危，不告難於諸侯，傳檄於天下，坐使漢賊陰謀以竊神器，是以農不暇耕，女不暇織，皆拱手以聽董氏之命。若此時倚望而不舉，臣竊謂賢王無輔漢之日矣。夫漢室之於賢王，不可謂薄也。宜以此時傳檄天下，告難諸侯，發私廩之財，收英雄之士，先誅漢賊之黨，以靖東南，則西北之陞不勞而定矣。然後洗甲於二川，流凱於三峽，倒戈於棧道，功孰逾焉。漢室之安可倚牖而待也，王其圖之。」

### ○問疾

蜀王得徵君而喜，聞有疾，忽焉而蹙，乃以單車造其門。徵君知蜀王至，掩帷而臥，命李玄候於階。蜀王見李玄而問曰：「徵君不能出與。」曰：「不能。」曰：「寡人入以見，可乎？」曰：「既臥矣。俟寤然後請入。」曰：「徵君得無不為疾乎？」曰：「不為疾也。」曰：「然則何為？」

曰：「玄聞之，天以薄蝕為疾，地以崩溢為疾，天子以幽厲為疾，王侯以驕泰為疾，士以貧蹇為疾，大夫以酷佞為疾，庶人以飢寒為疾。今徵君之疾，蹇也。國不舉賢，使士有蹇疾，羈於道路。軒冕者多豺狼之群，膏粱者多犬豕之輩，由此觀之，士安得而無疾也。夫疾以薄蝕崩溢；故天地以聖人為醫；疾以幽厲驕泰，故天子王侯以賢士為醫；疾以貧蹇，故士以夢此為醫；疾以酷佞，故大夫以明主為醫；疾以飢寒，故庶人以循吏為醫，然則徵君之疾，藥石有所不制，鬼神有所不慮，寒暑有所不侵，微於色而不見其槁，動於聲而不見其戚，歌於鼓琴而不見其樂，歎於臨川而不見其憂，此徵君之所以為疾也。」

蜀王頓足而嗟曰：「寡人處西海之僻壤，奚敢當徵君乎得子足以安矣。」曰：「得臣，蜀可以霸；得徵君，蜀可以王。漢室其隆乎。王若欲安蜀，則賢有司職也，奚必得臣哉。」

蜀王慚，顧謂左右曰：「寡人得徵君，若桓公得夷吾也。寡人得仲默，若桓公得寧戚也。周末而齊霸，其二子之功乎。」

### ○尊王

蜀王問興國之策，李玄曰：「昔我光武皇帝之中造也，以天下封諸侯，功臣皆固守藩鎮之地，而寧社稷。是故其功臣之先戮力草莽之際，驅馳險阻以立百戰之功，而定大業。子孫嗣武，世守丕基，進可以輔漢，退可以全國，何謀而不成，何功而不立哉。邇來國步多艱，內變陳而外讐作，謀將戮而諫臣刑，左道倡而王政熄，百姓離散有思亂之心。此誠明侯效忠輸驛之秋也。今天下同姓之諸侯，皆欲抗憤以報漢室，修會盟之典，徵君是賓，此其志不末矣。明侯此時不以誕告諸侯，靖寧國步，以為功首，至於肝腦塗函谷，麋鹿棲銅駝，乘輿蒙沙，而中原流於左衽，然後圖之，是猶火既及薪，而後覓井以救，不亦鈍乎。臣不敢以詭術說明侯也，亦以漢室無必亡之勢，而明侯有可為之資耳。昔者西京亂於王莽，當是時，非特諸侯弱也，雖異姓之功臣亦莫有效忠而輸驛者，豈背漢哉，由高帝以殺戮為武，而不留功臣於子孫，故王莽之亂不待雲擾而新室立矣，此皆養亂之禍也。使當時有藩封之臣皆韓彭之後，必能感激功臣之心以忠於社稷，則西京至於今而延也。我光武皇帝以寬仁易殺戮，故二十八將皆裂土而封，世守而不替者，亦憤西京之覆轍，劇新室之禍鑿，是以全功臣之名，與諸侯並翊皇漢而永業也。今漢室紛紛，權臣荷鼎，威炙蒼生。王察而好戮，使諫臣結舌而不敢言，危亡之禍固已形矣。而功臣之救不至，抑何與。明侯自以為宗室之疏而土壤之僻，無效於漢室也，獨不念先皇之恩乎今主上之遇明侯未疏也，宗室之諸侯王莫加焉。巴蜀之地，以秦楚為羽翼，而棧道達於中原，未僻也，諸侯之土壤莫加焉乎，困富貴之樂而忘社稷計耶。」蜀王曰「善」。

洎曰：「蜀侯以興國之策問李玄，而玄之對無一言及於所問者。其經綸天下之志，又隱然於事辭之外。故全篇要意大抵述西京之故事，反覆論之，而引諷當時，以尊漢室，諸侯為要，又假功臣以激發當時之諸侯。此《外史》傳心之法也，唐之藩鎮其未識此義者乎？」

### ○自強

蜀王以太牢饗徵君。徵君問曰：「巴蜀之國接壤於關中者也，而民不知戰；巴蜀之民齊風於中原者也，而國不知禮，豈有司之過與抑賢侯之不遑於斯也？」蜀王避席而對曰：「夫爵，寡人受之；邑，有司載之，不敢董也。」徵君曰：「然夫有司，所以導禮而教戰也。今之為有司者，論酷不廉而急於名，故不能導民以禮。循苟簡而樂安佚，故不能教民以戰。夫今之成都，古之蠶叢也，賢侯以成都為幕、山川之固雄於秦晉，而守無民之爵，禮也。然有司不能靖其土壤，訓其民人，以弱西藩之勢，賢侯坐而不告，何為其然也。」蜀王不能對。

徵君曰：「今王室弱矣，王室弱則藩鎮亦弱，因其弱而強者謂之勇毅之杰，因其強而弱者謂之柔恭之臣。弱而不強非毅也，強而不弱非恭也。今王室既弱，諸侯又守之以恭，而待其敝，民何賴焉臣聞之，牛牧於農而役於農，故效並耕之勞；馬畜於人而乘於人，故收並戰之績。諸侯爵祿於國而不能捍於國，何歟今天下諸侯之富者莫如賢侯，積粟成林，委珠成洲，有數百萬之餘業。若養兵而待戰，■民而待勞，可以供十年之費。則江南之賦不盡斂，百姓之脂不盡剝，山澤之利不盡出也。且以茂賢侯之功而長享其爵祿，不亦善乎哉。易曰：利用為大作。願賢侯作之無怠焉。」

蜀王曰：「先生其社稷之士乎寡人將傾心以事，而幸教之。蜀之民唯先生所用，蜀之士唯先生所舉，寡人遠讓以安賢士，無使為諸侯笑。是先生與寡人百執事咸有錫也。」

是歲，天皇使郎中令彩丹青於蜀。

○平刑

蜀王問徵君曰：「今廷尉平乎？」徵君對曰：「夫平刑者，必先平其心，是以刑清而人說。今之為廷尉者，刑不當其罪，罰不當其過，以貨為權衡而折刑於民，民以輕過而受重刑，微罪而得厚罰。故笞者多桎梏，不赦者多無刑禁弛，而暴者多縱逸。囹圄成市，強弱相欺。暇則群■淫戲以為樂，讞則垢衣穢面而乞憐，累之以日月，淪之以年歲，而終莫之平也。自廷尉不平，而郡縣之有司皆效其刑罰，亦以貨為權衡，是故刑之不平以貪致也。貪則餒而■皮，廉則剛而直，故貪者若明，廉者若愚，此刑之所緣而疑晰也。是故郡縣之失刑於民者，其起於廷尉之不平乎雖然，廷尉之不平，亦視乎國之誅賞黜陟焉爾矣。今無罪者誅，無功者賞，無過者黜，有過者陟。由此觀之，廷尉安得而平哉龔勝曰：『人主正而廷尉平，廷尉平而郡縣理，郡縣理而萬民治，刑措之風其庶矣乎。』」

蜀王曰「善」。

洎曰：「此《外史·刑法志》也。」

○黜陟

蜀王問徵君曰：「今有司寡廉而多貪，將誅之乎，抑黜之乎？」

徵君對曰：「黜而不誅，則貪者希進而忘其恥；誅而不黜，則貪者希退而忘其忠。既黜而賞非以勸廉也，既陟而誅非以勸能也，宜黜者黜，宜陟者陟，宜賞者賞，宜誅者誅，然後貪鄙化而廉能勸。典刑明於上，政教暢於下，則黎民又安而優於唯正之供。故農者樂為農，工者樂為工，商賈者樂為商賈。無流徙之患，無鬻貸之憂，無怨■之悖，而信讓行焉。夫君者，大臣之表也。故明主有擊壤之歌，則大臣有與人之誦，上有畫一之諺，則下有五■之謠，此表樹而影必從者也。楚人有言曰：大臣無貂裘則有司寒，大臣無甘饌則有司瘠，大臣無私門則有司廉。今之大臣，好畫一之諺，而惡聞楚人之言，憲也其惑乎！」

蜀王曰：「功臣與大臣異與？」曰：「內則大臣，外則功臣。大臣在內猶在外也，功臣在外猶在內也。近君則榮，近民則泰，其勢均也。雖諸侯亦然。王請無泰可乎？」蜀王有惡色。

徵君出謂魯獨曰：「蜀王毫而富，弛而亢，民其玩矣哉。」

洎曰：「此《外史·百官志》也。」

○請金

蜀民赴幕請金，蜀王發五十萬鎰，蜀民請倍。蜀王命左右告曰：「勿以為貨，爾眾其克勤於利，越蜀之境若博而狎以播吾財者，刑罰之，爾眾毋惰哉。」蜀民皆唯唯而去。左右問曰：「向也，發庫稟以賑蜀民，君皆倍之，今何以無倍。」蜀王笑曰：「邑有賢者，吾方式之，不敢以爭於民，故賑而不倍，所以修吾譽也。」左右曰：「君所謂賢者，其徵君乎夫徵君，叔度一羈土耳，其寓蜀也亦欲乞餽於幕，與蜀民群也，豈足為賢者與？」蜀王曰：「不然。吾聞士非孝廉不徵，非賢良不舉，其高蹈而不為臣者，夫是之謂徵君。今天下公侯者什伯，而徵君者奇，不亦尊乎懷王室而激諸侯，不亦賢乎。故賢者有無爵而爵，無祿而祿，不待軒冕而貴，不待鐘鼎而富，不以國存而安，不以國亡而危，其徵君之謂乎吾幕無士，一獲而<是帶>諸侯師，惜乎吾毫矣。吾將讓爵於徵君，以利巴蜀，王室亦賴焉。吾雖不恭，亦世載厥譽，知吾之能侯而好賢也。徵君避爵而往，吾又有令名於時。今將季世也，王室嘗混時無靖寧，則諸侯猶不忍侵蜀，是吾一舉而安，全蜀之民不亦可乎。」

左右曰：「臣蜀之鄙人，不識徵君之賢若是。雖然，為諸侯師，其志必■李君，安得而淹之。宜厚為之禮以謝徵君，天下高君之義者亦多矣，豈必讓爵乎夫棄先皇之澤，以替其業，不可謂仁；以爵而糜賢，不可謂義；悖明典以自殖，不可謂恭。徵君誠賢者，則君之所舉瀆矣。賓賢以干名，臣竊惑焉。」

○辭爵

蜀王薨，蜀人迎徵君於幕。徵君避青城，左權曰：「子以萬言說諸侯，孰若享益州之富哉今蜀之父老，皆杖策而迎，民心歸矣。子固辭之，智者不為也。」

徵君曰：「吾聞之，行一不義，君子所憂。況天皇之爵祿，所以寵諸侯者，而士受之，不義孰甚焉！昔介推辭祿，仲連避爵，是皆諸侯之賜，猶未至於讓國也。而二子卻而不受，吾以不命之爵受之。是便介推仲連攘臂而笑於地下，誠不能一朝攝也，且有不次之戮。夫士不遇於時，而佯狂以自樂，則蔬食飲水甘於八珍，敝裘麻屨逸於五乘。何則義與不義也。易曰：舍車而徒，信乎徒不為恥已。」

左權曰：「奈蜀人之望何哉！」曰：「汝不聞莒人有豸旬人而忘身者乎以千金游於天下，必求其悅已者，有不悅者，則分金而惠之，悅已者不盈千人而金竭，遂憾而死。今吾潔其躬，而失蜀人之望，非固也。竊慮莒人之金不足以勝悅己之眾耳。故曰：愚者不謀，群聚若立，智者決策，朝不得食。以此觀之，蜀人之望易成，而群易合也，何足眷眷哉。」

左權曰：「權也陋，微子啟之，弗章。」

○火災

李玄觀象於軒轅之台，有星數丈流於冀州，其光如日。李玄喟然曰：「胡運其興乎又有宮闈之災，內外樹難，漢室其將為周之東乎！」

越明年，夷人寇玉壘之關，洛陽玄真宮災，天皇與太乙真人方祠浮圖老子，火圍宮苑，煙燄蔽空，宮女悲泣，相枕而焚，天皇幾不得脫。太乙真人猶以符咒祝之，火迫亦奔，而出見百官擁列於銅駝陌，惶懼掩面。京師為之語曰：「玄宮火，不得出。」太乙真人焦頭爛額，又詭言董氏以兵權劫天皇。天皇憂懣，問於相國王允，允對曰：「臣聞老子善用兵，雖有匪臣，老子必為陛下卻之矣。陛下益躬射修玄默，勿以為憂。」又問曰：「朕之敬神，可謂露心矣，何以致災？」允對曰：「宮闈之火，實陛下輝光之德所致，況聖澤以火德王，此中興之象也。」天皇大悅。

王允少有雅望，善屬文，時輩皆以允有國士之風。及為相，舉動猥陋，唯與時浮沉。外飾體貌，而內懷奸妒，又交通宦官以固寵祿。百官有司進士皆倚其門，有稱允為父，令妻妾同寢餽養一如家人禮，以此樹富，凡考績所去者，皆夤緣而進。天下士大夫始壞廉恥，而鼓舞於聲利矣。故一時寵渥者，若太乙真人，次及董氏，其次及相國王允，僅勢黨類分為三穴，播聞蠻夷。是以豪傑益

解體而議漢室，匈奴累歲紛擾邊境，以誅一邪二佞為名。東南虛匱，海內罷敝，雖桓帝荒於游畋，國步多艱，未有極於此者也。是歲，太子驟疾，中外頗疑，天皇乃殺閹宦七人，以塞其咎。

洎曰：「此篇如史臣紀事之體，其所述漢廷時政，考之《漢書》往往不合。至於所云太乙真人，又《漢書》所不載者。故《外史》疑晉時文雲。」

#### ○避難

益州守徐嵩坐賊係獄，有武陽令文龜齡亦坐賊於獄中，乃相國王允門人，以孝廉舉高第。時御史按獄以死論，益州守搗額乞憐密以千金賂之，乃免刑，遂問戍雲中。武陽令以中倚之故，獨揚聲抗辭於前，其獄竟釋。蜀人為之語曰：「益州太守徐仲高，坐賊論死克嫖姚；武陽令尹文壽伯，坐賊譚笑挾相國。」

後龜齡遷為左馮翊，又與相國王允之子橫掠良家女婦百人，克於閨室，為鄭衛之聲，以奉相國。京師丑之，雖髻童輩皆呼為冀中郎，以其污濁士林為清論所鄙。

及董卓暴虐，相國王允亦俯仰其門，每與卓論國家機務，必以袖{代巾}口侍側供唯諾，無敢疑者。文龜齡亦恥相國奴於董氏，私謂相國之子曰：「董氏懷趙盾之謀久矣，若一舉而敗，必及令公，吾屬安所附乎？」曰：「何為其然也？」曰：「令公以相國之尊，負海內之望，權侔天子，富埒王公，此人臣之滿者也，又奚枉跡於董氏之門乎董氏弄柄，淫惡日彰，其禍可抱足而待。令公宜潔名於廟堂之上，效李、杜之忠，而密之以謀，鑿陳、竇之禍，而濟之以才，使國家無虞，而同享封祿，不亦可乎？」曰：「吾翁必有見，汝勿復言。」

文龜齡還家謂妻子曰：「吾受相國之恩，無及報矣。」遂謝病免爵，斂金玉門乘以歸，客於荊州。董氏果作難。君子曰：「《傳》云：『至貪者明，至佞者殺。』其文龜齡之謂乎。」

洎曰：「此亦記事之體也，其文絕類《史記》。」

#### ○岷山

徵君登岷山，望汶江，思禹之績，而歎曰：「浩乎汶江，岷山鎮之，茫茫禹功，險於梁岐。」

孔紹祖曰：「吾聞王國有難，則諸侯告於山川。今漢室難矣，而諸侯不告，何以徼福？」

徵君曰：「夫諸侯修德，則告於山川社稷之靈，以肅其民人。民人於是乎怵恩而不敢侮，可以勤事而捍難，其山川社稷之靈亦庇焉。故旱溢之■不侵，崩竭之災不虐，瘴厲之戾不淫，嘉谷豐而民人洽。故君子入其國也，觀風於山川，而料民人之豐阜凋悴，以回革其政，觀氛於社稷，而知土壤之■鬱昭明以節制。其宜是以民無爭心，俗無悖志，王道成焉，然後知先王之報勳德於社稷之神也。故生則爵祿以榮之，車服以錫之，宴饗以親之，賞賚以勞之。死則褒之以嘉謚，祀之以五鼎，養之以世祿，紀之以文章，其耿光懿節，昭乎上下，配乎山川，以主其陰職，而降休咎於民也。是以駿顯之烈與江漢同流。詩云：『荷天之禎，德音振振，垂厥景福，君子神明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#### ○■ 岷山

徵君游■ 岷山，道遇猛虎。徵君倚磬而坐，謂左權、徐洲曰：「猛虎當道，吾死矣夫。」

頃之，虎近於磬，左權以臂當之，虎懸尾叫嘯，左權執其尾而倒馳，逾■ 岷山之岡。徐洲挾弓矢追之，見巨壑中群虎食一樵者，徐洲臨穴而發矢，弦絕，徐洲以弓擊虎，傷臂趨伏於■ 林。左權負虎皮以救。徐洲曰：「徵君安在。」曰：「鼓琴於磬。」「吾子搏一虎而群虎皆出，吾以矢射之，其弓不揚，為虎所■，而傷其臂。子雖勇不能制群虎之猛也。」左權莞爾而笑曰：「制之何者，昔者與客涉瞿塘之峽，即徵君歡之楚游道也。舟覆得楫而渡，有猛虎群飲於峽，一搏而獲斃者二。客曰：『吾與子將赴於峽下之流，得一楫而俱免。』又搏群虎於峽上，如制嬰兒。是渡二峽也，虎不制則後涉者或免於峽，而烏能免峽上之虎乎若子之勇可以倒峽而西矣，今之所遇奚足悲哉！」遂歷■ 岷山之壑而援之，群虎皆斃。

徵君顧謂二子曰：「汝其奮於■ 岷山乎夫猛虎憑威於山，猶猛臣憑威於國，不可逸也。故猛虎在山，勇者制之；猛臣在國，仁者制之。昔虞有猛臣曰：■ 兜，虞舜驅之；周有猛臣曰飛廉，周公戮之；魯有猛臣曰少正卯，孔子誅之。此皆制於仁者也。嗟乎，今國之猛虎逸矣，而仁者不制，豈無仁者與，抑仁者在下位而不能制與吾是以鼓琴，於磬而悲歌也。小子其勉乎哉！」

左權曰：「■ 岷山之虎苟無以制，夫子尚能倚磬而鼓琴乎？」

曰：「仁，可恃也；勇，則敵不可以恃。故曰：柔能制剛，弱能制強。故不善勇者制於勇，善勇者制於仁，遇虎而倚磬鼓琴，徒徒見吾弱也，而不知仁者有無聲之威，有無形之兵乎？」左權曰：「唯唯，吾今而知善勇之術也。」

#### ○去蜀

漢錮范滂、李膺、陳蕃、竇武、劉叔殺之，徵君歎曰：「漢室死難之士有五人焉！」李玄曰：「昔者三仁戮而殷滅，今五仁錮而漢存猶，未若紂之當罪也。意者，尚有待於繼乎？」

徵君曰：「何以測其然也？」曰：「執命之臣虐而未播，畏主察也；殘民之臣貪而未弛，希主祿也。畏察者謀必疑，希祿者志必弱。弱者懷榮恩，疑者懷刑戮。是以張角黃巾之眾，提劍於郡邑，而卒無全踵以懷刑，戮者之未附也。故漢室之形必繼統而後亡，《詩》云：『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』其是之謂乎吾聞過盛之期，災■ 不消，以憂其過也；臨亡之國，災■ 亦熄，以無庸於警也。故災■ 之象，恒集於過盛將亡之際。由此觀之，漢室其鄰於亡乎？」

徵君曰：「誠哉，是言也。夫礪將潰，則不可與網罟之；夫謀國將亡，則不可與章句之徒議。今漢室之形危矣，而章句之徒猶執簡以從事，掩牖而呻吟，弄文墨以求一帛之賞，而飾譽於流俗，機巧驚愚，志意駭眾，自以為儒林之雅蹈也，距知測危睹形之士，已慵慨於巖壑，懷鷹揚之具，蓄洲默之謀，而天下調如也。」

李玄問曰：「自黨錮既戮，漢室無主，董氏乘之，總百官而制朝廷，殫僞賦以荼毒天下，諫者輒誅而陳展於市朝，盧子乾以八尺之軀而任社稷之重，夫豈守章句者哉！然而不能制董氏之柄，是以抗議於漢廷，而無所建白，何謂也？」

徵君曰：「子乾欲以■ 土而塞濁涇，以握石而補崩山，其不戮也。幸矣。使子乾有林宗之風，則翻然而去，誰不善之。自桓帝不君，荒怠無度，政移中官，天下貢獻者先入私窟，而後以羨餘貢於廷。天子為塗旅，犀象麋鹿棲於乘輿。是以宗室不靖，江漢雲擾，咸以圖漢室為名。然而未亡者，刑未及於諫臣，而忠憤者鱗次而出，猶不能起塗炭之禍，以濫觴於今，濟之以殺戮，困之以徵輪，匈奴暗於雍冀之境，而內外之勢成。故漢室虛弊而天下無綱紀文章，甚矣。所以豪傑奮庸之士，寧沒齒於溝壑，而不忍盡言也。今以一子乾而欲挽漢室之危，不可得已。」

是歲，徵君去蜀。